

翻 譯 小 文 庫

第 九 種

磨 坊 之 役

著 者 左 拉

譯 者 畢 修 勺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

華文小學館

圖書部

優良書籍

圖書部

圖書部

圖書部

翻譯小文庫

第九種

E · 左拉著

畢修勺

磨坊之役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庫文小譯翻

種九第

磨坊之役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初版

著者 E 左 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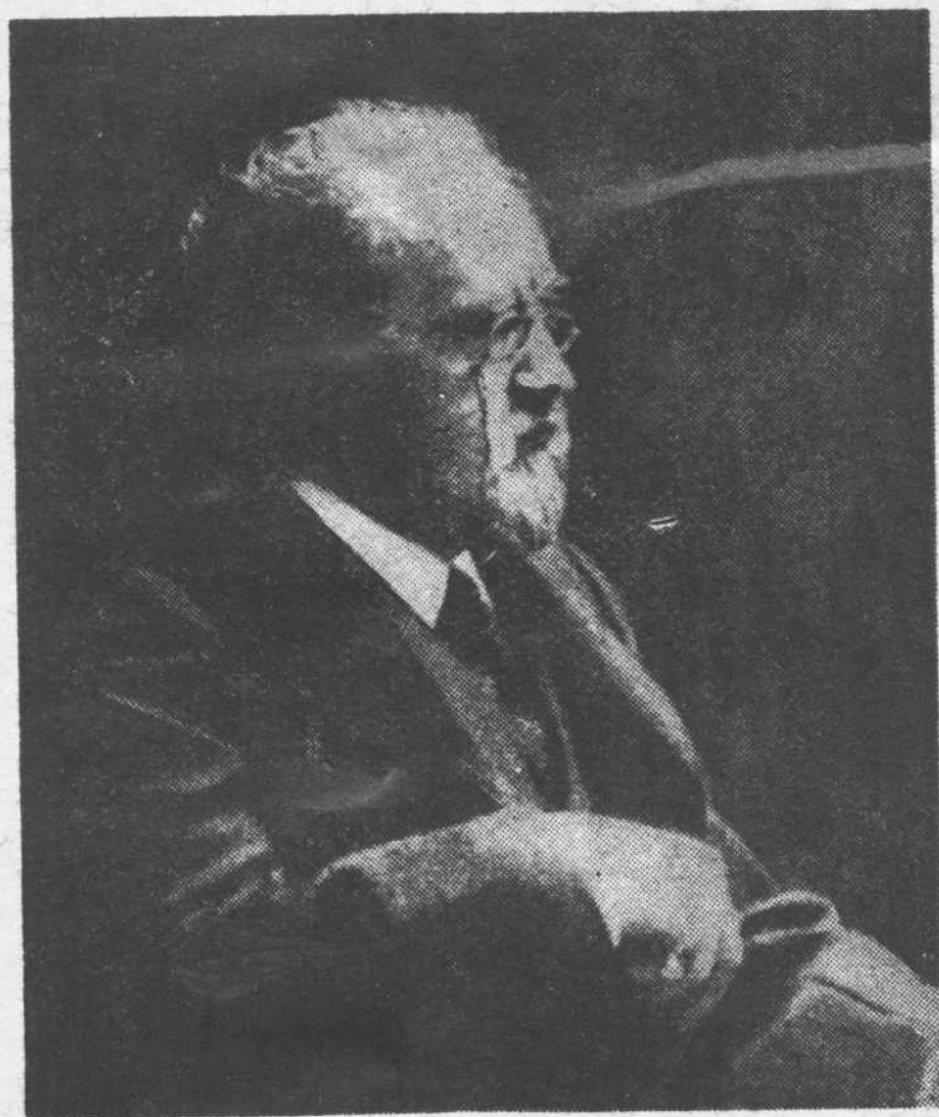
譯者 畢 修 勺

發行者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定價 四元



左 拉 像

## 關於磨坊之役

一年來，我譯了左拉的四本短篇小說集交世界書局出版，下面這兩篇是獨立的，不在那四本裏面。奧里維埃·柏格伊的死是我二十餘年前的舊譯，收在當時出版合作社印行的左拉短篇小說集中；因留滬的書籍在抗戰時期被人盜賣了，找不到法文本，不能重譯，只由我修改了二遍，究竟從著者的哪一本小說集中選來，

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了。

磨坊之役 (L'attaque du moulin) 是最近譯成的，原著在法國文學史上很著名，與其他五位作者的小說，同在集體創作集『美棠晚會』 (Soirées de Médan) 裏發表。各篇都以自然主義方法描寫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故事，曾引起各方面的批評，幾乎被視爲自然主義文學的宣言。左拉在該集的首頁，曾寫過以下的短序：

『這裏的幾篇小說，有些在法國發表過，另一些則登載於外國的雜誌上，由我們看來，似乎都由同一觀念出發，有着相同的哲學，所以我們就將它們收集在一起。

『流行的批評，在惡意與無知方面，曾給我們以那麼多的證據，我們現在也期待着它的一切攻擊。我們的唯一目的，是要公開肯定我們的真正友誼與我們的文學意趣。』

一八八〇年五月一日於美棠。』

磨坊之役是該集的第一篇。莫泊桑對於左拉這一篇小說的創作經過，曾在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七日的高盧人 (Le Gaulois) 上有過如下的描寫：

『我們夏天都集在左拉的美棠別業中。每次用餐都經過很久的時間，（因為我們大家都很貪嘴，很知味。左拉一個人要吃普通作家三個人的份量）在飯後的很長的消化中，』



我們談天，他對我們敘述他的未來小說，他的文學主張以及他對於一切事物的概念。有時他拿起一根槍，他是近視眼，放槍的樣子很好玩，他一面談話，一面我們給他肯定是向鳥的草叢開火，事後總很奇怪他怎麼會找不到半個屍體。有些日子，我們都去釣魚。於是愛涅克（Henrique）顯出他的特長本領，左拉却很失望，他只釣到幾隻破鞋。我呢，我或者躺在叫做娜娜的小舟中，或者在水裏游泳幾個小時，保羅·亞列克西（Paul Alexi）則腦中裝滿非非之想，在河邊徘徊，于伊斯曼（Huysmans）安靜地抽他的紙烟，賽亞爾（Céard）●

● 以上數人都是各篇小說的作者——譯者。

很厭煩，覺得鄉野很醜陋。許多下午就這樣過去，但是夜晚，如果很晴朗、很暖和、又充滿綠葉的香味，我們就到對面的一大島」上去散步。我讓大家坐在「娜娜」上，給他們划過對河。然而月圓的一夜，我們談到一般太太口中的「多麼可愛的短篇小說家」梅理美（Mérimée）于伊斯曼彷彿發過這樣的議論：「短篇小說家是一個不知寫作，只以自負姿態，零碎出賣其無意識故事的先生。」我們終於談論一切著名的短篇小說家，稱讚一般口頭的故事敘述者，在我們的認識中，講得最好的，要算偉大的俄羅斯人——這幾乎是法國大作家的屠格涅夫；保羅·亞列克西武斷說，一個書面的故事是

很難寫的；懷疑派的賽亞爾注視月亮，低聲對我們說：「看，這真是一個很美的浪漫佈景，我們應該利用它。」于伊斯曼加上說：「來敘述愛情的故事……。」左拉覺得這個很有意思，我們彼此應該講述一個故事。這提議使我們發笑。爲着增加困難，大家都同意第一個人所選定的範圍，由其他的人保存下來，並加進不同的冒險情節。於是我們都坐下來，在鄉野沉睡於燦爛月光之下的極大平靜中，左拉就給我們敘述這可怕而不幸的戰爭故事：磨坊之役。」

看莫泊桑的記載，我們知道這一篇故事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寫成，它先發表於聖彼得堡的歐洲使者（*Le Messager de l'Eu-*

rope) 雜誌上，原著的文章，很清麗，很自然，並沒有什麼派系與主義的作用存乎其間，我們現在已不能明白當時法國的文藝批評家爲什麼要以它爲攻擊的對象。

左拉是主張「重返自然」，不尙幻想，以科學方法創作小說的，這大概觸怒了六七十年前的守舊派與浪漫主義者。文人相嫉，中外皆然，自然主義在今日可說是再「自然」沒有了，而提倡它的左拉却不斷受到同時代人的功訐，可見革新不但在社會制度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卽在最自由的文藝領域，也要經過數十年的苦鬥，毋怪左拉一生每日要吞一隻「蝦蟆」——他指報上攻擊他的文章爲蝦蟆了。我於此不願多說，就請讀者去看他的作

viii

品吧。

譯者，一九四八年，一月於上海。

# 目次

關於磨坊之役·····	i
磨坊之役·····	一
奧里維埃·柏格伊的死·····	八九

## 磨坊之役

### 一

那夏天的晴和傍晚，麥里竊老爹的磨坊，正在舉行宴會。院子裏放着三張長桌，兩端相接地連着，等待到來的客人。整個地方都知道那一天是麥里竊女兒，佛蘭梭士與多明尼克訂婚，大家都責

備多明尼克是懶鬼，可是他有那麼漂亮的容貌，十公里以內的女子都拿發光的眼睛注視他。

麥里靄老爹的這個磨坊是真正的勝境。牠恰在羅克婁斯的中央，大路轉彎的地方。村莊只有一條街，兩行陋屋，排列在大路兩邊；但是那里，在轉彎所在，草地突然寬廣，很多大樹，沿着摩勒爾河，以壯麗的葉叢蓋着深奧的河谷。在整個的洛林省，沒有比這更可愛的自然的一角了。深密的樹林，百年的古樹，沿着左右不太急的斜坡上去，使地平線上充滿悅目的綠海，至於朝南的那一邊，非

● 這是虛構的地名——譯者。



常肥沃的平原，向着無限，展佈牠的只被許多生籬截斷的田畝。但是這綠巢的陰涼，在七八月最熱天氣，尤其構成羅克斐斯的情趣。摩勒爾河從格尼樹林下來，牠彷彿享受葉叢的陰涼，在這些葉叢之下奔流十餘公里；牠帶來呢喃的微聲，沉靜與冰冷的濃蔭，這並不是唯一的清涼，還有種種流水在樹下歌唱；每一步，都有冷泉湧出來；沿着仄狹的小徑前進時，人們總覺到地下彷彿有着湖泊，穿透苔蘚，在樹腳與岩石間，利用極小的裂縫，以亮晶晶的噴泉，傾瀉出來。這些小河的呢喃微聲，彼此那樣多與那樣高的合奏着，牠們簡直遮住紅頸鸞的歌唱。人們以為自己是在什麼神祕的大樂園中，到處都瀉下悅耳的大瀑布。